

著源黃

隨軍生活

口漢

社版出眾大

隨軍生活

黃源著

漢口

大眾出版社刊行

1938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著作者 黃源

出版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零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民雜誌公司

隨軍生活

目錄

赴火綫去（代序）

第一輯……………（三二）

赴乍浦前線

深夜荒山中訪奧六將軍

轟炸下的乍浦

炮火下的家鄉

海寧之夜

第二輯……………（三九）

一個淪陷了的城市

炮聲響了

沉痛的話

謠言勝過炮火

第三輯

砲聲中紀念魯迅先生

記「中國的友人」——鹿地亘

以筆從軍者晤談記

一見的紀念

第四輯

空軍的處女戰

西站行

(五五)

(八五)

赴 火 線 去

——臨別給親友家書

別了，親愛的人們！

在隨軍出發的前夜，我再沒有話說了。在這無言中，我們彼此的心，都是雪亮的。

因為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每一個人該用盡他的力量，誓死往前衝而不敢往後退，把敵人逐出國境！

所恨的我不能直接拿槍去殺賊，這是更痛苦的事！但我要用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將前方的戰況，前線上的長官和士兵奮勇殺賊的可歌可泣的事，正確而詳盡地報告並描寫給後方的讀者。假如我的文字能有一分效力，我便要充分地發揮這一分效

力，直至敵人出境；不然，則死而後已。

我不必故作慷慨激勵之言了，因為這慷慨激勵的精神，是現在每一個人所應有的。

最後，請恕我在此給母親說幾句話。因為我無暇作家書了。

媽媽，父親逝世未及三週，我不能在身邊安慰你，頗覺不安。但是我早有赴前線的決心的，只是因為顧慮到你們，所以陝西未去，南京未去，嘉興未去，現在敵艦的砲火轟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既把你們送到了比較暫時可安全的地方，便不及向你們告辭作別。明天，我就隨軍出發了。親愛的媽，你愛我，請不要哭，等到我們把敵人殺去之後再團聚吧！

粵，你最了解我，我不必絮絮多說。我只希望你，產後休息一時，也能上前線來！

最後，我當先行多多地誌謝照料和幫忙我家族的親友們。

別了，親愛的人們！

十一月十夜九時半出發前夜在海鹽。

第一輯

赴乍浦前線

一個沒有受過充分軍事教育的文化人，爲了報國的熱情，爲了愛鄉的切心，也爲了盡文化人之職責，憑着一顆抗敵的赤心，初次趕赴火綫，總不免有些興奮。出發的前晚（十一月十日）爲一家報館，匆匆草就「赴前綫去」一文之後，我就睡了。但我於十時就寢，到半夜十二時就醒來，以後再也睡不着，假如枕頭下有武器的話，「枕戈待旦」這成語，正可描寫我當時的情境。

此次同時出發的，有海寧的慰勞隊，救護隊以及海鹽海寧二縣的担架隊，由×

××師政訓處侯科長及孫同志率領。一行十餘，百數十人，於午時由海鹽向北出發。爲避免敵機的注意，我們把船隻一一分散。據說乍浦砲臺之後，乍浦附近曾被炸毀三船。我們這一隻小船殿後，同船前則爲海鹽慰勞隊的幾位同志以及侯孫兩位武裝同志。他們知道我不畏艱苦，不惜犧牲，以後將隨軍行動，赴前綫與武裝同志共生死，以便將前方壯烈的戰況，作真實的報告，藉以激勵後方民衆之抗戰情緒，相處甚爲融洽。這一葉小船中，充分地表現了軍民融成一片的抗敵精神。

船行三九，到西塘鎮，我們上岸去視察一周。這小鎮離海鹽與乍浦之間沿海的市鎮長泉頗近，在敵艦射程之內，在十一月六號敵艦會向該處發三砲，但彈落田野，一無損失。我幼年時曾在此啓蒙，鎮上頗多熟人，但問問幾家較殷富的人家，也都逃避到鄉間去了。小小的市面還維持着，大一點的店雖上了店板，仍照常營業。此時適逢敵機過境，我們待敵機過後才又向北進行。

夜色漸漸向四周包圍來，一葉小舟，在兩岸田野間的河道中緩緩地進行，除

了偶而有一二隻傷兵船搖過外，簡直和往昔在和平的鄉村中行船一般。但船里的人們情緒却大不相同，隨着夜色漸漸深沉，我們船中的兩位女同志領導着唱各種救亡歌曲，愈感愈激昂，引起岸邊農家的響遙遙吠鳴相應。我們的船夫對這條水路不熟，天色漸暗了，船里的人有些焦灼，但是急必急，船夫愈加時常搖鈴路。他們幾次上岸，向農家問路，但因河道錯縱，不易辨識，望到那座土城時，已是深夜了。

一鈎新月高懸在碧空，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河水，一邊岸上聳立着一座繞河的土城，四周沒有一份人家，甚至聽不見犬吠聲，這荒悽的夜景，給人蒙上了一層恐怖心理，尤其是大家沒有到過乍浦（我雖到過乍浦，但都是走海邊上的汽車路的。——不知道夜色中的荒涼孤城是否就是乍浦，有人甚至疑已誤入敵軍占領的區域。我們的小船儘靠岸而搖，但搖來搖去，總找不到進城的水路，因此更令人不安。不得已便棄舟登陸，走不多遠，找到一個草棚，一扇板門緊閉着，我們去叫門，那家農夫聽見門外人聲嘈嘈，久不敢應聲啓門，經再三說明，才算把門打開，但他看見有

背槍的同志，嚇得答非所問。後來我們答應先給錢，並派人給他看守茅棚，他才答應領路送我們進城。

走不了多少路，就到接待處，原來先我們面行的九艘船，也因誤路，到來還沒有多久。

未到乍浦之前，總以為乍浦已化爲一片焦土，報上似乎也有過這樣的記載，但事實並不如此。敵艦自十一月六號起，開始炮轟這杭州灣第一要塞乍浦，至我們到達的十一號，前後曾砲轟五次，約三四百發，飛機擲彈兩次，僅共毀平屋六十餘間，死四人，傷五六人。但損傷雖微，老百姓却大半被嚇走了。我們踏入這原爲各處公路匯集的繁盛之處，只覺一片荒涼，其間雜以幾棟被炸毀的破屋，瓦礫樑木，亂散在街上，更覺悽然。但是在這荒涼悽絕的無居民的要塞城市中，却有無數熱誠愛國的好男兒守護着。日間因時有敵機的窺察，不能活動，到晚上，所有的健兒都按着自己的職務活躍起來，給這死了似的城市一股新生的活氣。我經過他們的身旁，

熱血沸騰，不禁興奮起來，心想着今後和他們爲伍，暗自歡喜。

深夜荒山中訪奧六將軍

一到接待處，稍稍休息一會，即由副官陪領着，向司令部進行。夜已深了，狹隘的街道上儘是墨墨黑的，我們雖帶着手電，但因敵艦離海岸甚近，爲謹慎起見，不使漏一點光，只讓那一彎新月時時在空場上出現，陪伴着我們在黑暗中急步疾行。副官走在前面，迂迴曲折的踏過許多披草的小徑，把我們漸漸引至山上。這山一邊面海，當着離海岸不遠而長停駛在那裏的敵艦的炮火，朝內的山奧中，却有一隻小廟。我們漸漸爬至山上，見在陰暗處散散落落的站着一些警戒哨兵。行近那小廟時，在外面看不到一點火光，也聽不見一點人聲，但一踏進廟門，就見到許多武裝同志在遮蔭的燈光下緊張的活動着。

經了通報，知道師長桂山先生上前線督戰去了，由副師長奧六先生接見。廣大的正殿上，正中的佛座前，點着一支洋燭，奧六先生和李參謀長就在這兒接待我們。我們略略寒暄後，我就說明來意。

「我們沒想到敵艦會突然偷襲金山衛一帶，自從滬戰爆發後敵艦會向乍浦對岸的餘杭轟擊過幾次，但從未朝乍浦這邊開砲。此次突然在金山衛等處登陸，將牽動上海的後方，影響於滬戰必大，我想在這方面上海的新聞記者一時恐不能到達，外界不易明瞭這邊的戰況。我希望能在此乍浦住一時，有機會更到前方火綫上去，我當在此可發表範圍之內，給後方的各處的同胞一個忠實的報告。」在這空寂的大殿的隱幽的燈光下，我自然而然把聲音壓低了，好像怕被敵艦上的東洋鬼子聽見似的。

「自從這邊開火以後，我們沒有見到過一個外來的客，更不容說新聞記者，此地離火綫甚近，而且在敵艦的威脅之下，經了幾次砲轟，幾次敵機的轟炸，老百姓已跑光了。今晚深夜突然迎到遠來的珍客，我們是非常喜悅而誠意的歡迎的。師長

今晚又上前綫督戰去了，這幾天這方情勢緊急，桂山先生是每晚親自上前綫督戰的。」奧六先生微幽而文雅地說。

我生平從沒有和軍人接觸過。但自抗戰爆發後，我們忠勇的將士以血肉和鐵彈相拚的壯烈的犧牲，激動了後方每一個民衆。我差不多看到一個衛國的將士就在心上留着一個印象。我一邊靜靜的聽着，一邊貪婪似的望着這位坐鎮在東方大港著名要塞中的奧六先生。奧六先生談吐輕緩而有力，態度和藹可親，使我在頭腦中立刻起了一個「儒將」的反應。李參謀長沈默的坐在一邊，穿着樸素的軍服，在眉目間流露着精明能幹的才氣。

「此次金山衛的登陸，完全是漢奸通敵，將我們部隊調動的情形報告了敵人，敵軍乘我調防未妥，從乍浦到柘林，佈置了四十餘艘軍艦，排成一字形，猛烈地向岸上轟擊。同時敵軍的海軍陸戰隊，穿着橡皮衣，沿着軍艦浸在海水中，乘着波浪向岸上湧來。我們的士兵雖則剛剛趕到，尙未佈置妥當，但立即沉着應戰。四十餘

艘軍艦同時向各處轟擊，加以三四十架飛機低飛在沿海陣地，亂加轟炸。但每一個兵士站在自己的崗位，知道他所負的任務，絕對沒有一個兵士有畏怯後退的心理。敵軍乘着洶浪湧來，但這洶浪也一批又一批的將他們的屍體捲去，敵人的犧牲是遠過於我們的！只是我們的陣綫太長，敵人終於在峭位的空間衝了進來。戰壕中的弟兄因之左右受敵，但沒有一個退下來，第一第三兩營營長，現在已不知下落，第二營長，被困在獨山，已苦戰了六日六夜，現在連伙食也接濟不上。剛才接到報告，昨晚他們衝出了重圍，佔據了地形較好的陣地，他請師長不要過慮他們，他們現在還有百把個弟兄，李營長最後還說就是只剩他一人，也決不後退，他和弟兄們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奧六先生侃侃而談，用嚴肅而動情的聲調敘述着這民族解放的苦戰的神聖故事。

「爲什麼不增兵去協助這位忠勇的周營長呢？」我被感動了，心中暗自這樣想，但自知對於軍事是外行，不敢說出口來。

「我們的部隊是全部配置在前線了，」奧六先生大概看到我激動的神色繼續說。」「但最可恨的是敵軍於金山衛，漕涇登陸之後，新倉等處的土匪即起而響應，他們的槍聲應和着敵艦的大砲，使後方的民衆陷於混亂狀態。但現在調至上海的隊伍，已調回來加入作戰，增援的隊伍也不久可到，乍浦若非奉到特別命令，決非可慮的。」奧六先生談到這裏，我們隱隱地聽到遠處海面上敵機起飛的聲響，他即囑人將惟一的洋燭吹滅了。我們坐在黑暗中，沈默了一會，奧六先生又開始說，「漢奸是最可恨的，我們的師部駐紮到那裏，敵機好像通神鬼似的就炸到那裏，昨天師部的廚房也被炸壞了。我們的士兵要當着前面和上空的大砲跟炸彈，還得回頭來防後面的漢奸，這無形之間不知減少多少的戰鬥力。現在我們竭力在設法撲滅漢奸，同時希望當地的民衆同心協力來偵察漢奸，因本地的民衆熟悉當地的情形，比外來的軍隊，更容易偵察。」

由這漢奸問題我將乍浦的後方，我的故鄉海鹽的情形略加報告。十一月五號敵

艦同時也向海鹽——離乍浦三九路——開砲，接連轟了百砲以上，但砲彈都飛越過城市，落在鄉間，人民房屋，一無損傷，僅僅擊破了百可園亭子的一角。六號上午又砲轟，縣長首先離城，從東門用快步跑至西門，跳上汽船就逃。我剛從西門觀察回來，看到縣長的那副狼狽之狀，真是哭笑不得。因了縣長的離城，老百姓也急忙從防空壕中爬來，背着東西紛紛不辨方向逃了。城中秩序就此大亂，但因為是白天，還沒有什麼意外。到次日晚上，突然起了一個謠言，說是敵軍已在乍浦與海鹽之間的一個小鎮五圍里登陸，於是居民恐惶萬分，都從近海的東門向西直衝而下，沿途男女老小，啼哭呼號，跑到親友門前，更敲門大呼：「敵軍到了，快逃快逃！」一路上前推後擠，宛如敵軍真的殺到眼前，因此擠落到河裡者有人，嚇死者有人，可見漢奸的一個謠言，其損害甚至勝於敵艦兩日的數百發砲哩。

我們談着，敵機的聲息漸漸消失了，於是又把燭火點起來。勤務兵沖上茶來，殿上沒有案子，就放在地上。我們一邊喝茶，我又問起乍浦到海鹽一帶防綫的情形

，接着我要求到全公亭一帶火綫上去，代表附近兩縣數十萬的民衆，向前綫守土苦戰的將士致由衷的敬禮。

「火綫上去太危險了，敵艦的瞭望台上，只望見我們一個人在海岸上行動，就不惜功本，射擊一兩百砲。晚上去也不能洩露一點火光。但在此住久了，總有機會到火綫上去的。」奧六先生把我們的生命，過於看重了，不允我這個要求。

夜更深了，談話一停下來，四周寂靜無聲。自從乍浦方面開火以來，不僅前綫的兵士在日夜苦戰中，師長桂山先生和副師長奧六先生也日夜輪流在前綫督戰，數日夜未能就枕。我初次訪問以熱血衛國的將軍，好像有無數問題要發問，但一想到這裏，我請奧六先生代向桂山先生致敬意之後，即起身告辭了。

從山坡上下來，在新月的微光中望着這靜睡中的城市，我心中起着陣陣的酸痛，我們大好的河山，在敵艦的威脅之下，全城的民衆不知逃避到何處去了。但一轉念到我們前綫武裝同志，以一當百，用血肉之軀當着敵艦數百門大炮的轟擊，誓死

不退的苦戰精神，我忘去一天的遠行的疲勞，用着疾行的步伐，從山上奔跑下去。

轟炸下的乍浦

記者於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到達乍浦前綫，當時戰事緊張異常，師長光中先生幾乎不分晝夜地在最前綫指揮作戰，據說已有好幾天沒回到乍浦司令部來了，因此便先去訪問副師長穆明先生。我們在一座靠海的荒山間的小廟中，一枝紅燭的光輪下，傾談了二三小時。當晚即宿於師部，師部曾經受過敵機轟炸，幸未命中，但四壁的泥粉，已震落不少。臨睡前潘副官叮囑道，「早晨四時便得起身呢，敵艦就停在海外，說不定一早就會來轟炸的。」

受了這警告，次晨果真一早就醒來，但並未聽到敵機的聲息，便不把這事掛在心上。殊不知正在早餐時，剛聽到敵機從軍艦上起飛，差不多就在屋頂上盤旋，而

且愈逼愈近，愈逼愈低，軋軋之聲，響得幾乎可以把瓦片震下來。同桌的幾位武裝同志，依然很鎮靜地在吃飯，我捧着飯碗呆然地向他們望了一會，也力持鎮靜地學着繼續吃飯，心中却暗自在自勉：「須得在轟炸中煅煉，在砲火中學習哩！」自從滬戰爆發後，時時刻刻想到前綫去工作，可是始終找不到機會，此刻如願地來到前方，當學着以血肉與鐵彈相拚而堅守自己崗位的英勇的武裝同志，活一分鐘，幹一分鐘工作！

飯後和政訓處侯冶經科長同去找房子。乍浦城內已十室九空，留存着的大半都是貧苦而無力遷移者。日常必需品的商店還有幾家維持着，但每天也僅開幾小時。城內房屋被炸毀的不多，死傷也僅數人。而避難者大半都只逃到數里外的鄉下，至多到數十里的隣縣。他們的逃避，不僅是受了敵軍的飛機大砲的威脅，也是爲傳說不一的謠言所迷惑，因此我和侯科長把房子找定，就準備開始出一個壁報，要以正確的情報，擊破紛起的謠言，藉此鎮定人心，一方面軍隊的伙食供養，須就地採辦

，我們也必須把市面恢復過來。

下午到處奔跑，希望找到一二個知識份子，幫同工作，但是終於找不到，留在這敵艦砲程之內的抗敵救亡的文化工作者，恐怕是「惟吾一人」了。

晚上和侯科長召集了警察所長，後援會主席，鎮長談話，希望他們把壯丁重復集合起來，因為我們全部的兵士都配置在前綫，城內外的治安須得警察以及壯丁來維持。

十三號敵機整天繞城飛行，並且在我們附近擲了四彈，因此不能在外工作，便在屋子裏寫戰地通訊。

前方的各種活動都在夜里，太陽漸漸西沉，暮色籠罩着大地時，戰場上前後方的將領士兵都活躍起來了。每一個人以最大的努力與奮地作着自己部門的工作。我便從西門口的住處，到參謀處取情報。約有三四里路，須穿過乍浦整個的市街，但這市街一到晚上，萬籟無聲，不論在街道上或人家家里，沒有一點火光，只有月光

有時從雲堆里漏下一點來，照着我孑然的影子在向前迅速地移動，不覺令人悽然，但路遇沉默而急迫地工作着的武裝同志時，我便又興奮得活潑起來。參謀處就在那座靠海的荒山間，向東走完了街道，是一條開闢的沿海的公路，從此向海邊一望，可隱隱地望見荷鎗巡哨的同志。再沿公路朝北走，不多遠有一條小徑通到山上。借着月光，踏着披草的石子路，壯着胆，摸索前進。遠遠地望見陰影下的哨兵，便切記着口令，暗暗地在口中複念着。敵人的炮火驅着從未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也得上前線去，在這新的天地中，我處處得學習呀。

但是我打從他們身邊經過時，非但沒有被問口令，而且都含笑地和我打着招呼：「黃同志，你上參謀處吧！」在那兒住不上三天，當地所有的武裝同志差不多都認識我了。最初幾次我找不到路，還由他們領路去的。

參謀處的兩位同志，年少英俊，日夜不倦地工作，那天在山上他們前後附近也擲了不少的彈。黃參謀告訴我，第二營周營長，死守在獨山，已八晝夜，全營的兵

士已只剩七八十名，但他於工事全部破壞後，仍據守着險要之處，不讓一個敵兵衝過來。他已不預備生還了。

從山上回來，在一條小路上遇見李副師長和李參謀長在巡夜。這時候湊巧有一個年青人走過。

「呔，你到那里去？」李副師長輕聲喝住問道。那柔和而莊重的聲音使人聽着不致驚惶。

「到××街第××號。」那個青年依然不免有些慌張的答道，接着用手一指，「就在前面。」

「你幹什麼的？」副師長繼續問。

「幹特務工作的，」說着他把證章拿了出來，李參謀長用手電照驗了一下。

「現在主要的工作做什麼？」

「偵查漢奸。」

「你沒有武器，一查到漢奸，可以隨時隨地以最迅速方便的方法，通知附近的駐軍，可幫你們捉拿！」副師長很慈和地拍拍他的肩膀，指示着。

我們望着那個青年走遠了，便談話起來。我堅執地要求着更上前方火線去。

「剛剛師長上前線去，我們也談到黃同志，都覺得你不必再上前去，這裡沿海，處處在敵艦射程之內，前綫是太危險了，敵人只要找到一點目標，就不惜放幾十大砲。我叫參謀處每天給你詳細報告，這比到前線去知道得還明白，詳細，我們對於像黃同志這樣自願在敵人的猛烈砲火下與我們共生死的人，是非常珍重寶貴哩。」

「穆明先生的話，聽來頗使人感到受長者撫愛似的感情。」

「有機會我總希望到火線上去。」

「這機會遲早會有的，實在這裡已是在火線中呵。」穆先生含笑地說。

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幾天，不僅他們全軍上下都認識我，我也漸漸由熟悉他們的情形而更引起敬佩親切之感。

原來光中先生總率這一師，全師百分之九十九，全是湖南邵陽人，——光中先生的同鄉人。他對於屬下的將士，愛護痛惜，勝似自己的子弟，因此受全軍的感戴，他的軍令也真是鐵的紀律，在火線上的弟兄沒有一個不奮勇作戰，沒有一個存苟安的心理。他們整個隊伍可說是共生死同存亡，而都富有民族觀念的子弟兵。他的治軍精神，不知怎樣常常使我想起曾國藩，只是他把這種精神用得最得當的地方，爲着中華民族的再生而努力了。

「這樣的隊伍假如配合機械化，不是立刻可以把日本鬼子打出去麼？」我又不禁常常獨自這樣想。

十四號是整天在轟炸中，八時半在附近擲了六彈，十一時半至十二時又擲九彈。離我們住處不遠，有一份人家看到敵機在附近轟炸，一男一女慌張不堪的從家里跑出來，預備出城到鄉下去躲避，但一出門，剛有一個小型的炸彈擲下來，男的立刻伏倒，但臀部聳高，仍爲彈片所傷，女的依然奔跑，便被炸得身首異處。午後更

不知擲了多少，最後甚至一連四彈同下。

那天雖則轟炸得厲害，我們仍然很努力的工作，把海寧救護隊配置在四處，一遇被炸的，立刻去包紮醫治，並派出許多人協助軍警捉漢奸。午後我在西門門崗口看到一個鄉下人進城來，手裏提着一枝甘蔗，見了偵察隊長，把甘蔗代替了鎗，作立正狀。我正覺得這鄉下人很可怪，望望他的下身，腳上穿着一雙與鄉下人不很配合的橡皮鞋，接着聽見他報告，原來是派出去的化裝隊。

那天形勢很緊張，海面上停着十六七艘軍艦，頗有登陸的企圖。我們方面所有的隊伍，都配置在前線，這時甚至把四城門的門崗都吊了去。我們預料將有一番劇烈的砲戰，所以去找了一些木板，鋸短了，舖在防空壕里，以備萬一之時就睡在洞里。

晚上去參謀處，他們已搬了。到師部，看到前後房屋都被炸壞。從師部出來，到東城門口，那里裝着軍用電話機，敵機也朝這目標轟炸，因在城門下，沒有損壞

，許多武裝同志正在拖木頭，架在城門口，作爲屏障。這時副師長剛巧經過那里，看見我，匆匆過來握手，並問道：「今天受了驚麼？」

回到住處，當地的別動隊隊長來談，他的伙夫在街上不知怎樣被疑爲漢奸，扣留起來，請去函釋明。他又說此地的警察局長，頗有走意，於是我們同去找他，但未遇。後援會的徐主任倒很靜鎮負責，日里躲在城外，晚上仍回來辦公。

十四號在我們附近轟炸得太厲害，所以十五號我們一朝起來，準備趁小船到附近鄉間避飛機。但因船小人多，反而危險，我和二位營附，侯科長重復登了岸。那時已聽見敵機起飛的聲音，我們急忙四散的向田野跑，同時留意隱蔽處。到了城外，只見農人依然在從容的工作；有想進城去的，我們便加勸阻，白天在敵機監視轟炸之下，城內的一切活動，都陷于停止狀態。有幾隊敵機飛過，向平湖那方面飛去，我們躲在沿小河的水車棚內。

離城沒有多少路，便是一片平原，小河縱橫其間，農人仍在田間忙碌，敵機飛

過，也不知躲避，依然是太平風景，不知數里之外就停着敵艦，十數里外，我們忠勇的兵士在以簡陋的軍器和機械化的敵軍相拚哩。想到這和平的鄉村將被敵人所毀，悲憤的情緒無法自抑。

此地離平湖僅三九路，那里不時傳來清晰的砲聲。

在河岸邊的小廟中吃過午飯，我便到附近農家去寫東西。時光過得很慢，我們要等太陽西沒時才回城中去。但到四時師部就派人來報告五時集合，我們即匆匆的趕回去。

師部奉令當晚撤退，我們也只得跟着走了。我們依然由水路走，本想到平湖去繞一轉，看看被轟炸後的平湖，但因開船時太晚，深恐當夜趕不到指定地點，而且不明瞭那裏的情況，即作罷論。

幾葉小舟，浴在月光中，沿着小河道向南而行，呶啊之聲遙遙地引起農犬的吠鳴相應。因了形勢的突出，奉命不得不撤退，但我們是多麼痛心，多麼不忍離開這

杭州灣的要塞！

砲火下的家鄉

幾隻小船載着我們離開杭州灣的要塞乍浦，到一個叫白苧的小鎮時，已將近晚上十一點鐘。由此到我家鄉海鹽，只有九里路，是筆直的一條水塘，我少年時曾走過多次，我就主張登岸走去，侯同志和海寧戰地服務團救護隊長附和着，我們三個人便棄舟登岸了，臨行時囑留船同志把船搖到海鹽西門外靠岸，等候我們的音息。

一條小徑，蜿蜒曲折地向南展開，時有小小的石橋橫架其間，左邊是桑田，在月光中可隱約地望見遠處毗連的茅屋，這時沒有人聲，沒有犬吠聲，也沒有蟲鳴聲，只有我們三個人一起一落的腳步聲，和偶而聽到的右邊河道中一二小船的輕幽的咿啊之聲應和着。我每經過一個路傍的小亭，每跨上一座精巧的小橋，心中便湧起

怒潮似的悲憤：「這些和平的鄉村，這些夢睡中的農民，在大軍過後，即將淪於敵手呵，他們曾經擔負了國家要他們負擔的一切，並且無數年來，他們曾以血汗所得供養了城內的寄生人物，但是我們平時沒有給他們以教育、宣傳、訓練、組織，如今敵軍壓境，大軍爲了戰略不得不撤退，公務機關爲了安全不得不後移，城里的有錢人爲保命甚至有不辭艱難逃至上海租界去的，只有他們，辛勤一世，依地爲生，只有生於此，死於此！」

我們正走上一座小橋時，有一個二十歲光景的青年迎面也跨上橋來。

「往哪兒去？」侯同志喝住問道，一邊逼着手電。

「到××去。」

「去幹什麼？」

「奉命去的，」說着，他把某處別動隊長的字條取出來。

我們檢看了一下，便問道：

「海鹽情形怎樣？」

「三天前有一隊敵機來轟炸，現在縣長跑了，今晚別動隊也撤退了。你們上海鹽去麼？」

「是的，」我應着，我們便分路了。但我時時掉頭去看他，看着他的身影在月光中漸漸消失。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深夜中，負着特殊使命，在荒野的水塘上獨自走着，他身上沒有武器，隨時隨地可遇到危險，但我却見他毫無疑懼之色的，迅速的走着。「這才是配合着戰事而活動的英武的新青年！」我不禁在心里這樣想。

我領着路走在前面，他們兩個在後跟着，在路上很少談話，儘量加速步伐。但我是本地人，走一步就要想到以後不知何時何日再來到這家鄉，把脚步緩慢起來。

「黃同志，想什麼，快走呵！」侯同志催促着。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到這兒呵，我少年時跟着祖父到西塘橋念書，每年要在這路跑幾次的。」我帶着感傷調子說。

「不久我們就會反攻過來的。」侯同志肯定的聲氣中含着充分的自信。

漸漸望見北門外的屋子了，但越走近城市越覺得淒涼。屋子里沒有一點燈光，沒有一點人聲，是熄了燈熟睡了呢，還是留着空屋人都跑光了呢？只偶然看到在小食店里，亮着洋油的燈火，有二三個兵士在買食。

進北門折入東門大街時，已到處可見到轟炸的痕迹。這兒的牆壁缺一隻角，那兒的門窗折倒了，走過惠人橋，隔河望望我的家屋，高聳在屋面的柿樹依然存在着，在清瀉的月光中，枝葉可分。前後的房屋安然站着。因為要把公事先辦了，我祇是遙遙地一再回頭眺望，沒有過橋到家里。我家橋頭的醫院也炸毀了，越是前進，只見被炸越烈，在五天前我離開這城市時，這些房屋原是很整齊完善的。街道上沒有一個人，也不見一個哨兵或壯丁，我走過每一家的門口，我便回憶起那些熟悉的臉龐。我是流浪慣了的人，十年來在外幹文化工作，難得回家鄉，即使偶而回來，也只住一二月毫無留戀地走了，但是如今我一步步踏着這空寂的街道，經過這被人們

所遺棄的房屋，我真想留在這里，以血肉保護我的家鄉！我看到一草一木，一橋一石都感覺着留戀，這些原是我所熟悉而愛戀的呵！

經過抗敵後援會，幾扇大門緊閉着，再前去，是海濱日報館，我擔任了這報館的戰地記者的，門是同樣的緊閉着，招牌依然掛在門外，我上去重重的敲了幾下門，又喊了幾聲，沒有一點回應。隔壁旅館里突然有個燈火亮起來，我便隔窗問道：

「你知道報館里的人走了麼？」

「不知道。」

「我是本地人，在這報館里做事的。你開開門，我請問你一下。」

「他們搬到南面去了，白天有時來，夜里都走了。」

「你知道他們在南面，是什麼地方呵？」

但旅館里非但沒有回答，連一點燈光也熄滅了。

我們祇得再前進，在西門的吊橋上，看見橋頭鋪着一條席子，旁邊還有一根被

人遺棄了的手杖。我們想也許不久以前有人在此守崗而又走了。

西門大街上兩旁的窗戶，都用鎖反鎖着。只有一家香烟店還開着，我們上去買了幾包煙，問問情形。於是一直朝西，到了天寧寺前碼頭。那裏有一家點心店做點心。

「你們在此地吃點點心，我回家去看看，反正船還沒到。」侯同志早就喊着餓得要命，我却一點不覺得餓，只想回頭再去看看家里。

一條數十里路的大街，來時三個人走，此刻更只有我一個人回頭。我有些膽怯，但一轉念到剛才橋頭遇見的青年，我也就加速步伐向前走了。

我響着鐵杖，亮着手電，無暇回顧的走。

「此地有一座朝南落北的最高橋在哪裏？」黑暗中迎面來了一個士兵，這樣問。是一個落了伍的士兵。

「一直跑去就是了。」這是我碰到的第一個路人。

又走了一二里路，看見前面有一大堆黑黑人影在移動。

「你們哪裏去的？」我大聲問。

「我們是從乍浦逃難到海鹽來的，但是此地的人也都逃光了。」其中一個人答道。

漸漸走近去，看清楚他們一羣十來個人，女的牽着孩子的手，男的挑着行李。

「那末你們現在到哪裏去呢？」

「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才好，走遠了沒有親友呵？」

「朝南跑吧，留在這裏不是辦法。」我無可奈何的說着，也顧不得他們走了。

漸漸走近家里，我的家族在敵艦開砲轟擊的第二天避到砲程外的鄉下去了，留着一個傭人看房子，我想他也許已經被炸彈轟去了吧。

到了門前，我輕輕的敲了幾下，里邊就有人應着。

「誰呵？」是那個傭人的聲音。

「我回來了。」

「等一下，馬上就來了。」接着就聽到起床開門的聲音。

進房子一看，四周的玻璃窗都震破了，後廳新逝的父親靈前的燈依然亮着，發着幽暗的光。我在父親的靈前站了一會，又來回的走了幾轉，心里默念着：

「爸爸，你死了是有福的，此刻我顧不到家，我也照顧不了媽媽，在我們當前只有一條路，每個人用盡他的力量對付敵人，爸爸，我走了，你死而有知，會同意我的。」

我沒有到自己的臥房，也沒有進書房，只叮囑一下傭人。

「明天你下鄉去告訴我母親一下，我已從乍浦回來，現在跟軍隊走了，日內會趕去看他們的。」

趕到船埠頭，他們已等我很久了。

「黃同志，你真的跟我們走麼！」

「當然的，今後我同樣要以血肉來和敵人相拚，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境，趕出我們的家鄉。」

海寧之夜

天剛亮，兩位表弟就起身分頭找船去了，我能否把家族送出火線，便要看是否能找到船。實在弄不到船，只有步行，但昨天剛下了雨，鄉間的泥路，溼滑不堪，在八十餘歲的老祖母跟孩子們，真是寸步難行的。我因連日隨軍而行，非常疲勞，多睡一下。但到八點鐘，昨晚約着或許有船搖來的那個青年還不按時到來，我便起身叫一個農婦領着去找他。我提着鐵杖，在堆疊着爛泥的田間狹徑上走，走不到三四里路，比昨夜趕三四十里還吃力。好艱難的趕到他家里，他一見我，劈頭就說：

「黃先生，找不到船呵，自家有船的，把它看做性命，無論出多少錢也不借的

。我正預備來通知你，你倒先來了。我是準備萬不得已時只有跑路了。到我家里去坐一下吧。」

我跟着他進屋子去坐了一下，心里頗焦灼，談一會就起身走了，心里老是掛念着：要是二個表弟也叫不到船怎麼辦呢？

回到家里，他們還沒有回來。到十點鐘光景，他們先後都趕回來了，意外的，各人都叫到了一隻，而學仁弟叫的那隻快班船，有四條槳，在內河的航船中要算行駛最快，載人最多的，因此我們格外的滿意，便把那隻較小的船讓給正在苦於找不到船的另一家親戚。

天又下起雨來了。八十餘歲的老祖母，五十餘歲的母親，在鄉業醫安居一世的舅父，跟兩家的孩子們，先進了船艙，其餘年青的表弟表妹們，大家動員幫船夫搬行李。二十多件行李，一剎時就搬完。大家下了船，點點人數，我家九人，舅父家十四人，姨妹家四人，跟着我們同走的張姓的隣家三人，湊巧三十個人。

一切都舒齊好，已將近午時，我們的船才漸漸離開了家鄉。夾岸的幾家羣集在屋前空場議論着，他們眼看着一羣一城里人一來而復去，又離開這裏了，但他們是依地爲生，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離開的。

這時雨滴漸漸大了，恐怕一路上有什麼意外，我穿着雨衣，撐着傘坐在船頭上，看着雨點打着水面，瀝瀝作聲，兩岸裸枝的桑林，和相隔若干距離或有的茅屋一齊朝後推移，我們是一步步遠離了家鄉。

下午四五時船到袁花，我上岸上去看看，只隔一天，情形已非，只見警察所和幾個公務機關都在搬東西，我在警察所里找到金特派員，他告我，他們正在等待命令出發。我們便立刻開船，繼續駛行。天色漸漸晚了，突然聽見幾聲轟然的巨響。船里的人有些驚醒了，催促着船夫趕快搖。遙遙地望得見海寧的電燈光時，我們才稍安心，但是岸上匆匆行動的人，露着惶張的神色，河中不見一隻老百姓的逃難船，這些情形又引起我們的疑慮。我站在船頭上觀情察勢，預備到了城內打聽一下消

息，再定他們的行止。

「黃先生，你從那里來？」一個穿着灰布軍裝的青年，提一根短棒，在岸上當面迎過來，遙遙地招呼我。

「啊，我把家里接出來，預備把他們送到杭州去，」說着我一邊招呼船夫把船靠岸，「你此刻上那里去？」

「你們還是不要搖進去吧，里邊在捉船，到杭州去的水路已被塞斷了，今晚有海船，可渡江到蕭山，這是最後一班，明天就封江，你們此刻去還趕得上，海船晚上十一時開。我此刻也是回家去把家里的人送上海船去。」他說着就準備走了。我們是在乍浦認識的，他是海寧戰地服務團的團員。

「你知道師部在那里，政訓處里的人還在海寧嗎？」前天我是約着到海寧歸隊的。

「師部不知道在那里，政訓處的人似乎也已經走了，」他一邊說，一邊走。

「把船開進去，看情形再說罷，」我一邊叮囑船夫，一邊搖手和那位青年作別。

船終於安然到了埠頭，並且靠了另一位朋友的幫助，我們老老小小二十幾個人和一些行李都擠上了海船，最後我扶着母親，也擠上船時，我終於忍着心把最後的決心說了出來：

「媽媽，我不能跟你們去了，我只能送你們到這里，我要找部隊，跟軍隊去了，你們自己去生活罷，表弟他們或者可以照料你們，我跟着你們只能當難民去，我不能這樣做，我要用我們一點力量對付敵人。爸爸剛死，我實在不忍離開你們，但是沒有法子呵！」我忍着淚，握着媽媽的手，說。

「兒呵，我知道你的心，我們會自己照料，你去吧。」媽媽咽抑着說，一邊把我的手更緊緊地握着。

海船上前前後後擠滿了人，堆滿了行李，人還陸續的擠下來，我們那二十幾個

人，已擠散了，分成幾堆，一個表妹坐在船舷邊，嘴里喊着：「擠不得了，要跌海里去呵！」我的妻被四周的人遮得看不見，只聽見我的一個小女孩在她懷里哭着。呼呼的海風逐着浪頭，一浪趕一浪的推過來，船在動了。

「潮水來了，快開船啦！」船夫在船尾弄着繩索，高聲喊着。

「兒啊，你走吧，找不到隊伍，過江來找我們！」媽媽說着，把我的手放下，取着手帕揩眼淚。

我上了岸，依然站在海塘上。終於在人堆中找到了我的妻，她默默地抬着頭在望我。

「粵，你到了對港就寫信給我，我們的信可由富陽郵政局長孫用兄轉交。」我的心切切作痛，說不出別的話，重複着這話，心里很懷疑今後是否再能重逢。

海風夾着細雨，無情地打着那些不願在敵人治下偷生的人們。有的撐起傘來，我的祖母，媽媽，妻子都在雨中站着。我不忍再看了，叫了聲，「媽媽，我走了，

「便掉頭走了。」

街道非常的陰暗，雨越下越大了，我大脚步的走着，尋找着我的部隊。

第二輯

一個淪陷了的城市

因了全面抗戰的展開，我隨着軍隊，經過了許多戰區，也看到了前後方的各種情形。前方火線上，軍事上雖是失利，但士兵作戰的忠勇壯烈的精神，不僅使國人感激涕零，且激動了世界各國的有正義感的人士。而回顧後方，與這可歌可泣的情景，剛剛相反，是叫人哭笑不得啊。

我明天就要回前線去了，此刻未能詳述一切見聞實感。我只把一個淪陷了的城市，粗枝大葉的描摹下來，作為現在未成為戰區的城市的一般鑒。

我到這個城市，是在滬戰爆發兩月之後，該城東邊靠海，敵艦常在那海外遊弋，敵機進襲杭州，亦常經此城。所以富有的人家，仍不避艱難，設法逃至上海租界。一般老百姓見士兵過城，驚惶萬分，都避到三五里路的鄉間。有一次敵機向駐在海邊的部隊下蛋，一聲巨響震驚了全市，但因彈落海濱，未傷及城內居民，一班愚夫愚婦，都以爲是佛爺保佑，將敵機擲下的炸彈，一手托至海濱，於是各處荒廟頓時熱鬧起來。

城裏也成立了抗敵後援會，由於「一二八」的老經驗，黨政雙方，施盡了各種手段爭奪着經濟權。縣長把警察局長，各科科長都拉進了會，作爲「後援」，黨務方面也是前後數任委員一齊登場。但等到經濟權一到手，一切活動也就停止了；只有那位經手辦供應物品的人，每晚自己在心中打算盤。有幾個青年覺得太沉靜了，組織了一個歌詠團，第一次出發到鄉間，搭上與黨政機關有關係的輪船，便被雇用的流氓打了一場，使這歌詠團就此告終。

直到中央宣傳隊過境，牆壁上不見一個新的標語。黨務工作，仍然只限於自己的門內。遇到什麼紀念會，照例數十個老搭當，在禮堂上唱演一會，便算了事。民衆沒有人領導，組織，漢奸必然地乘機活躍起來，所以晚上敵機過境，竟也有放信號的了。

早晨傍晚也常聽見「一、二、一、二」訓練壯丁的口令。這些壯丁大半抽自農家。農民平時既沒有政治頭腦，被強迫抽調編隊之後，只教以「一、二、一、二」的開步，也不灌輸以國家觀念，所以一遇事變，雲飛鳥散，各自逃跑。

使這城市還能維持着秩序的，因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新派有別動隊駐守在此。這些人新到那小城，不大明瞭當地的情形，所以也不大賣賬，使得當地要人，感到頭痛。在謠言四起的那幾天，他們把守了水陸要道，不許百姓遷移，縣裏的公務人員帶了床架馬桶之類，滿船過關，竟也被扣留了一夜。

交通是早斷絕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地黨政要人，不得不備些船隻，以備不

時之需。這也確實難怪，這小城離海太近，誰知道敵人何時登陸。後來事實證明了他們這辦法是百分之百的高明。敵機一開炮，他們載着衣架籐椅之類，一船一船的向自以爲安全區域搖去。縣長先生爲一縣之主，所以扣了那唯一的輪船自用。開砲的第二天，縣長先生感到在砲火之下，安全與否，究竟沒有十分把握，於是從縣公署用快步式奔出城外。四個衛兵跑在前頭，一跳上那隻久留正待一朝用的輪船，一面扶着縣長下船，一面船已經在閣閣駛行了。

這城市在十一月五六兩日，被敵艦砲轟了兩次，約二三百發。第一次砲響，一百餘發，損壞了一個花園裏的亭子一角，這確是很可惜的，普通人雖很少來此遊玩，我却常約友在此談心。大概也是佛爺保佑吧。還不知砲彈生眼睛，沒有損傷一個人。當夜我抱着一片熱忱，寫了一篇「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告以敵艦的向這小城砲轟，意在恐嚇，並牽制我們的兵力，敵軍不得在此登陸，要他們不必急於逃難，因爲留在城裏的本已是中下之家，早一日遷移，也就早一日流爲難民。但這些論

斷都撲了空，因為當這文字在次晨刊出時，這死城已在一夜之間變為空城了。

隣縣的慰勞隊過境赴前線慰勞將士，這小城也備了一些慰勞品，但後援會裏的人沒有一個人願意當這光榮的代表，只得托隣縣的代表帶去。

在隨時可變為戰區的前綫這城市，自滬戰爆發已至淪陷於敵手，我想不到有一件事表現着抗敵精神。最後，我還不得把這一筆賬遺漏了，敵人未到，抗敵後援會的負責人，帶了會裏所有的款子，先攻到敵人的窠巢——上海去了。

嗚呼！我愧於說出小城便是我的故鄉。

砲聲響了

——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

砲聲響了！

今天，敵艦的砲口，第一次向我們的海岸胡亂轟擊。海鹽的同胞，初次聽到敵艦的砲聲，初次領受敵軍的砲火，或不免有些驚惶，正像滬戰初爆發時，敵機飛越或來偵察時一樣，假如我們因了這砲聲，而驚惶失措，或甚至攜妻挈子，東逃西奔，却正墮入了敵人的奸計。

杭州灣乃天險之地，敵艦斷難靠岸，且吾軍處處都有準備。抗戰初起時，省政府即有電告，「我浙海防隱固」。吾鹽居南北兩大屏障之間，更穩如泰山。這二個屏障，勝似銅牆鐵壁，是不容說的。今天敵艦的轟擊乍浦和海鹽，祇是流寇式的游擊，為響應金山嘴之聲東擊西法，其目的：一，無非妄想牽掣我們的兵力；二，擾亂後方，恐嚇我們非武裝的民衆，以動搖我們的抗戰信心而已。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千萬要謹慎，勿中敵人的奸計！

現在我就這兩點略加說明：

關於第一點，因涉及軍事，在此不便多說。但我們每人都應該有一個堅決的信

心，即信賴我們的軍事領袖，信賴我們神勇的武裝同志。他們以血肉之軀，在最猛烈的飛機大砲的轟炸之下，守衛我們的疆土，保護我們民衆。上海原は無險可守之地，但我們的武裝同志，也堅守七十餘日，換取了敵軍極大的代價之後，才以戰略關係後退二十方公里，即使退却，亦必先掩護民衆安然退出，而後撤防。閘北八百個勇士的死守，便是一個鐵證。浦東亦無險可守之地，但在我們名震全國的鐵將軍固守之下，敵軍雖以百餘軍艦，千門大砲，妄想登陸，但結果，每次來襲不是日艦受我軍大砲的威脅而逃遁，便是遊艇木排滿載死體而返。總之，在這全面抗戰中，敵軍所至之地，必遭受我軍最堅強的抵抗。前綫的弟兄都抱着必死之心，予敵人以最大的打擊，保衛他們駐守之地。那末我們民衆，也應在砲火中鎮靜起來，盡力幫助軍士，鼓勵並慰勞他們。不應該，一聽見砲聲，便不顧必要與否而逃避他方。

再者，敵軍在滬作戰，雖會向前稍稍推進，但愈推進，戰線亦愈擴大，需要作戰的敵軍愈多，失敗的危險性也隨之愈大，因為敵軍所有的常備精銳軍，差不多都

已開來中國作戰，日軍在滬所以採取中央突破而不取全面總攻的策略，我想便是因爲兵力不足之故。所以我敢大胆斷定，它今天的向我們砲轟，祇是遊擊。它決沒有力量在此登陸，即使登陸，亦徒遭殲滅，因爲敵軍在這方面，現在決沒有脫離了主力軍而單獨登陸作戰的能力。

我們明瞭了這種情勢，就無容害怕，敵艦三十餘聲大砲，如人人能鎮定，又能損害我們什麼！我們天天看報，天天看到敵軍猛烈砲轟我軍陣地或後方，報上總說「損害甚微」，我們也許不十分堅信，然而現在我們自己領受了這砲火的洗禮，當可確信無疑了。因此也更應加強了我們抗敵的自信心。

最後，謹以至誠的心奉告各位同胞：

一、我們要注意當前的戰局，藉以明瞭敵軍一舉一動的用意，如是則我們對於虛張聲勢的攻擊，不至飽受虛驚。

二、應趕築防空壕或遮蔽壕，避免偶然無謂犧牲。

三、嚴密地防止漢奸。

四、不應消極地逃避，應積極地以所有的人力，財力，幫助軍隊，增強防務，守護我們的海鹽！

五、每一個人應該獻出他的力量，所有的知識分子，負責宣傳員，都應起來作廣大而深入的宣傳，使知識落後的民衆不致一遇事件，即聽信謠言，輕舉妄動。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在這全面全民的神聖抗戰中，我們地處海濱，或不免有所犧牲，但我們當前祇有一條路，便是抗戰，抗戰到底！我們應該在砲火之中，將千萬顆心溶而爲一，共濟患難，一致抗敵，將我們的中華民族，將我們二十萬人生死所在的鄉里救出來！

沈痛的話

昨晚，大雨傾盆，我聽着遠遠地傳來一聲聲的戒嚴口令，懷着滿腔熱情，就管見所及，爲海鹽同胞略述當前的局勢，並應注意的幾點。短文草就，夜已深了，一聲聲的口令也更清晰地傳來。但是文字雖已寫就，却找不到適當的題目，後來勉強題上，「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心中却頗不安。因爲我雖生於鹽地，學於鹽地，但很近十年來，服務於上海文化界，對於鄉梓故里，可說一無貢獻。老實說，這類題目，應該留給當地幾位賢明的最高負責人，他們平時，領導教養我鹽地二十一萬民衆，素爲民衆所愛戴敬崇，如今，在敵艦的砲火之下，他們的一言一語，將必然爲民衆所重視，因而發生巨大的影響，產生實際的效果。我在故鄉，差不多是一個陌生人，「人卑言輕」，不配寫這類大題目。所以交稿時，特附筆於主筆先生，請其酌量修改，今天看到刊出時，仍用這題目，心上依然不安。

但今晚我又爲諸位執筆時，我的心却切切作痛。敵人的砲火，只能使我們憤怒，今日的現象，却使我心痛。

我是上月十五日爲奔父喪返里的，在上海租界上聽了二個多月砲聲，日夜興奮，而內心却又萬分慚愧。生爲中國人，在蔣委員長領導的全國浴血抗戰中，住在租界上，避免敵軍的大砲飛機，是可恥的。但上海租界，在抗戰爆發後，仍不失爲全國救亡及文化運動之中心，我們的工作在此，所以只能忍辱停居。但是我私自抱着一顆決心，若是乍浦砲響，必趕回鹽地，我要把這微薄的力量，用於故鄉最危急的時候。一個文化人的武器，是一枝筆，我就使用這枝不熟練的筆報效於故鄉吧。我近日之樂於爲「海濱」寫稿，便是爲此。但是砲聲響了未及一週時，城內的居民，已十室九空，現在留在城內的，不僅生活在敵軍砲程之內，且像生活在一個荒島之上。但我今晚，仍然以至誠之心，爲留城同胞進言一二。

敵艦作今兩日，二次向我們轟擊，單在城區之內，約計近百砲，但我們有什麼損失？百可園亭子的一角，確是被損壞了，東門也打破了一二間本已破陋不堪的小屋，城內却沒有打死一個人，只有一個人爲瓦片所輕傷。但是我今（六）日晨赴寺西

視察回來，却只見路上滿是背包的逃難者，河中西行的船隻絡繹不絕，有的船上，甚至載着衣架籐椅之類，我真想不通，海鹽可失，衣架籐椅獨存更有何用？

親愛的同胞，我並不是奉勸諸位死守海鹽，與城共死亡，對於非武裝的同胞，這是無謂的犧牲，可不必要的。但鹽地居民，平時生活大半都已非常困難，一離鄉土，無疑的勢必流為難民。我們應該盡量設法減少這種間接削弱抗戰力量的行動。滬戰初爆發時，逃避者大多得病而返。這次砲轟，情勢雖與前不同，且情勢或日趨於嚴重。但於目前，尚非到萬分危險，非走不可之時。在我全面抗戰中，要求生命的絕對安全，雖貴至代表大英帝國的全權大使，亦不可能。上海大世界前一顆流彈，死傷千餘，但上海仍然擠滿了人。敵軍恐嚇轟炸首都，不僅我們最高領袖以至文武官長，無不依然坐鎮其間，且各國大使領事亦無一移動者，美國領事臨時登艦逃避，為各國人士所恥笑。若是我們在百可園的亭子毀及一角之時，即奔逃他處，這恐不僅將為全國愛國同胞所共棄，亦非抗戰軍事首領以及將士所樂聞。

最後，我們希望武裝同志，別動隊同志，全縣人民，配合起來，予敵人以打擊，保護我們的海鹽！

謠言勝於砲火

海鹽第一次爲敵艦轟擊的五號晚上，我寫了一篇「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爲應合當前的局勢，我在此文中提出五點。第一點：「我們要注意當前的戰局，藉以明瞭敵軍的一舉一動的用意，如是則我們對於虛張聲勢的攻擊，不至飽受虛驚。」但當地居民的文化水準，無疑的遠不及此，所以又特別提出第五點，加以補充。即「每一個人應該獻出他的力量，所有的知識分子，負責宣傳員，都應起來作廣大而深入的宣傳，使落後的民衆不致一遇事件，卽聽信謠言，輕舉妄動。」但此文於六日刊出時，我去寺西觀察之後，很慚愧的感到：我對故鄉究竟太生疏了，認識不清

，所有的論點，都撲了空，因為我萬料不到一夜之間，城內外差不多已毀得「十室九空」了。

然而非武裝的居民，因敵艦的轟擊，將婦孺送至砲程之外，還是可以原諒的。因為砲彈究竟足以殺人，雖則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敵艦百砲，僅傷一人。

而其傷害勝於砲火的，則為謠言。

今日出街，遇見第一個熟人，他就問我可知道昨晚（七日）事件。據說東門外的人看見敵艦的探照紅光，疑是火光，便以為敵軍業已登陸縱火，於是居民自東門直衝而下，沿途男女老小，啼哭呼號，跑到親友門前，更敲門大呼：「敵軍到了，快逃快逃。」於是居民恐惶萬分，一路前推後擠，大有敵軍即將殺來之勢，直至別動隊吳隊長親率幹部隊趕赴海塘視察，見塘上一無動靜，知民衆誤信謠言，始行勸止，但所受的損害，落河者有人，嚇死者有人，其他精神物質上的損失，無從說起。這不是一個謠言，勝於日艦百砲麼？

但謠言爲害之烈，由於一知識落後的民衆，不明當前的局勢，一遇事件，即聽信謠言，輕舉妄動。一所以我們要撲滅謠言仍需負責宣傳員及知識份子，起來用文字或口頭（尤其是後者）對民衆宣傳，如報告時事，分析目前當地的情形，隣近抗戰局勢，增強他們愛國愛鄉的情緒。在砲火之下，若不能做實際的開導民衆的宣傳工作，而易以一紙公文，是否能教民衆信服呢？現在我們同在敵軍砲程之內，對民衆當顯出愛護的熱情，使其甘願在領導者之下與城共存亡，才是上策。

最後，除我們應加強宣傳外，更提出一點愚見，如蒙當局採納，我想留城的民衆當感恩無盡的。我們明白鹽地敵軍決不能登陸，吾方神勇的武裝同志如發見敵軍有登陸之企圖，必予以撲滅，但知識落後的民衆，神經特別銳敏，又因離海甚近，一有動靜，即疑神疑鬼，因此我想假如負責當局能明示於民衆，若於萬一之時，當有特別警報，使全體民衆得知，這樣，既有當局的警號，如昨晚的謠言，便可不攻自破。

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我以至誠之心，懇求賢明的當局酌量採納。

第三輯

砲聲中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紀念集

在民族解放的神聖砲火中，在先生的逝去週年紀念中，我們將這部七百頁以上的「魯迅先生紀念集」捧呈於千千萬萬的熱烈的紀念先生的戰友。

如今，在這經了暴敵二月的五次增援四次總攻而遭遇了我們堅強的抵抗的上海，我們的經濟與文化却受了猛烈的摧殘，陷於停頓的狀態，在這時際，要印行這部七百頁以上的書，是萬分艱難的，但我們終於克制了種種困難，將這一年來的願望，在砲火連天的困難時期中實現了。

回想到去年的十月十九日，先生的逝世，正如萬人異口同聲所說的，像一個霹靂，震驚了每一個青年。當時在上海，從逝世以至安葬的這數天中，各階層好幾萬的男女老幼，由衷的凶浪似的湧着來瞻仰遺容與執拂送葬，以示最大的哀悼與至誠的敬禮。而且這一聲霹靂從上海的一隅響徹到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全世界的每一個文化都市，甚至響徹到密封鎖的深淵似的監獄中。當時我們看到想到這無數的熱誠而哀痛而又激昂的臉，就想描摹下來，使各地的戰友以至後代的人，知道這巨人的死，在中國以至世界的廣大的羣衆間，引起了怎樣的強烈的反響。

這一冊「紀念集」，就是在這一企圖之下，由紀念委員會編輯而成。牠包含着自傳，年譜，譯作書目，逝世經過略紀，逝世消息摘要，悼文，函電，輓聯辭，國外及各地通訊，附錄等等。原擬編入的墨跡以及逝世與出喪等插圖，現因限於物質的條件，暫時未能如願插入。

這裏面的悼文分四輯，計五五八頁。有許多是沒有發表過的，也是當時未便發

表的。例如金三的「深淵下的哭聲」，便是從「滿佈結核菌的陰暗獄房」，衝破了嚴重的警備寄出來的。其文悲切沉痛，令人讀之，如親聆其痛切的哭聲。數月前我遇到這位新出獄的友人，知道他們在獄中第二天就聽到這噩耗了，於是彼此傳遞，一下就傳遍了全獄，次日照例去廣場上散步時，看到人人都低着頭，沉着臉，囚衣上纏着一圈粗布，在無言中表示了至深的哀悼與敬意。後來便暗中推他代表獄中的全體政治犯，寫了這篇悼文。這類故事，在這紀念集中可以說俯拾即是。譬如蕭參從莫斯科寫來報告蘇聯悼念魯迅先生的通訊中，講到的一個小故事，也同樣的動人。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蘇聯的許多名作家在莫斯科的「作家之家」開追悼魯迅大會。由法捷也夫（即先生譯的毀滅的作者）主席，有許多作家講演，到會的理定（先生譯過他的短篇「果樹園」）雖沒有對會衆講話，但他對蕭參講起一個故事。他說：十月二十二三號，他在西伯利亞車上和兩三個由西歐回中國去的中國留學生同車，他們用英語談話，談到中國的文化，文學，那幾個學生告訴理定說，中國有

中國的高爾基——魯迅……。一會，車廂停在一個站上，理定下車去，買了一份真理報，看到了魯迅死去的消息，馬上進車來告訴那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聽了大為悲痛，有兩個竟忍不住下淚……。理定說：「我從這裏才知道魯迅之偉大，知道中國的青年是如何敬愛魯迅的……」

假如理定能讀這紀念集，他可以更知道魯迅之偉大，知道中國的青年是如何敬愛魯迅的，敬愛魯迅的青年是滿佈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的啊！這紀念集中所收集的各地的悼文便是一個最好的鐵證。

現在，我們敬愛的魯迅逝世已一年了，全國的抗戰也已二月有餘，愛先生無疑的更愛先生所愛的革命的中華民族。去年長長的排列在送葬的行列中的，以及各地無數的熱烈的哀悼先生的戰友，今日將必然的依着先生所指示的途徑，學先生的堅韌的戰鬥法，在這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中，成爲一支最堅韌耐戰的隊伍。

假如我有一天躲在戰壕裏翻閱這紀念集，我想我一定比現在快樂千百萬倍的。

記「中國的友人」——鹿地亘

八一三的深夜，我給大砲聲驚醒過來，再也不想睡了，起來獨自在房里等天亮。我興奮得坐立不安，在房里不住地來往踱着，眼看黑夜隨着越來越激烈的砲聲消逝了，光明終於到來了。外面下着雨，我便披上雨衣，在冷峭的晨風中趕往友人家去。

最先去的是魯迅先生家里。景宋先生聽到砲聲也早起來了。我們帶着喜悅和惋惜的情緒，談了一些話。民族解放的神聖的砲火終於響了，可惜站在民族解放鬥爭最前哨而苦戰一世的魯迅先生聽不到。

「鹿地亘，池田幸子怎麼樣了？」最後我問起這兩位日本友人。那幾個月我正在閉門譯書，輕易不出門，許多朋友都只在心裏記掛着。我知道鹿地他們已搬到法

租界來住，但我沒有去看過他們。滬戰爆發的前數天，上海的民衆已頗激昂，我很爲這兩位日本友人的安全擔憂，雖則他們倒真是中國的友人。

「鹿地夫婦原想回日本去工作，早幾天把法租界的房子也回報了，打算搭船回去，但是他們一回到北四川路就給日本憲兵跟上了，於是他們又逃到法租界來，可是他們房子已退了，現在不知道住在那裏。」景宋先生說着，也爲着他們的安全十分焦灼。

鹿地前年一二月間從日本化了裝逃到上海，埋頭研究中國的新興文學，經了魯迅先生的提議與介紹，每月給「改造」翻譯一篇中國前進的新作家的代表短篇。周文，歐陽山，蕭軍，吳組湘，冰山，沙汀等等的作品都是經了他的苦心翻譯，才介紹到日本的文藝界，並且激動了他們。他一邊還在努力翻譯「魯迅選集」。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冬天半夜後火鉢中沒有炭了，就凍着工作，那種苦幹的精神，常常促起了我的反省，覺得慚愧。魯迅先生逝世時，他和我們同樣地感到深切的悲痛，幾

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如譯文上發表的「魯迅的回憶」，作家上的「魯迅和我」，不僅充分地顯示了他對於魯迅的感欽的敬意和深切的理解，也顯露了他對於中國革命文學的愛護的熱忱和充分的理解。後來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魯迅全集」六大卷，他一個人的翻譯差不多占了半數以上。在日本，假着「支那通」的照牌，作軍閥政客的喉舌，藉以釣名取利之徒，是不少的，而真正同情，理解，愛護並竭力幫助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藝的人，却為數不多，而鹿地便是其中為我們盡力最多而最有成績的一位。

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同居着，她的中國話說得比鹿地好，於翻譯上和生活上給他很大的幫助。這一對在清苦生活中努力於介紹中國新文學到日本去的朋友，使日本一般讀衆對中國有個新的認識，除了言語，外貌以及一些習慣不同外，我們早把他們視為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了。

去年春天他們一方面爲了希望和中國的前進作家多多接近，同時也爲了脫出日

本警察監視的範圍，便搬到了法租界來住。因為上海文化人大半都住在法租界。

但滬戰爆發後，他們是陷於苦境了。不論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言論和我們同樣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對日本的法西軍閥侵略愛好和平的中國，但他們的外貌，他們的言語，終叫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日本的軍閥正在瘋狂地用飛機大砲濫行轟炸我們非武裝的無辜的平民的時候，這兩位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中國友人」，要在中國人民中間生活，也就成了冒險的行徑。

爲了這一點，我常常記掛着他們，也常常爲他們擔憂。當時我住在一個美國人家里，地方很清靜，我自己雖不在家里吃飯，也略備了一些米煤，因此我心里老是在想，假如他們找不到住處，我這里倒可以暫時住一下，因為我相信他們決不是奸細，我也有自信決不會當漢奸。爲了道義，爲了增強我們的抗日力量，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生命保護這兩位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綫的友人。

自後我遇到熟人，就打聽他們的消息，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行踪，不知他

們遷到什麼地方去了。

十月十五日我把「魯迅逝世紀念冊」全部付印之後，就離開了上海，旋即赴乍浦前綫去，在砲火中鍛鍊，在轟炸中學習，與過去的一切是暫時告別了。但深夜偶醒，故人的面目浮上心頭的時候，往往夾雜着這兩位異國的友人。

上月我從杭州到漢口，小住幾天，和幾家報館和雜誌社接洽一下之後，又匆匆離漢，預備趕回東戰場前綫去，過路武昌，遇到和鹿地他們有來往的熟人，我就又問起他們的消息。

「提起他們，我就心痛，」那位朋友不安地說。「我把前後的經過告訴你吧。」他們在上海開戰之前，本想偷偷地回國去進行反戰運動。所以本來住在法租界，把房子也退了，回到北四川路底的老住處等船，但一到北四川路，日本警察就注意他們，跟踪他們，因此他們祇好終天躲在家里，一點不能活動。到開戰的前一夜，所有的日本人都被遣集到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學，預備第二天送上兵艦，但鹿地

他們不願被公開地送回去，這對於他們很危險，這等於送他們進牢獄，他們就藉口還有東西放在家里，從日本小學里逃出來，便向四川路橋跑，終於又逃到了法租界。但是他們房子已退租，沒有地方住，第一晚在一個熟人那里耽擱一夜，第二天就有人去報告，說某人家里住着日本人，他們就立刻搬出住到我們這里來。但我們住在俄國人家，里面也有中國住客，僕歐又是中國人，非常不便。但叫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他們又沒有多少錢。於是我們記起在戰前有一位被希德拉政府驅逐到上海來的德國醫生，曾經說過在萬一的時候可以住到他的醫院里去。因此我就去找他，略略說明後，他就答應了。

「我回到家里，把這好音告訴他們，就坐着等天黑，到天黑了才敢送他們出去。在事前，我叮囑他們路上千萬不要講話，因為汽車夫曉得了他們是日本人，也許會出什麼事。後來我陪他們到醫院，但那位德國醫生也許也胆小起來了吧，不敢收留他們了。那時天又下着雨，屋內外到處是中國人，他們處處有危險，我陪着他們

又無力幫助他們，心中和他們同樣的難受。德國醫生不能留他們住，就自己跑出去給他們找房子，他去找到一個俄國旅館，每天房金四塊錢，先交五天吧，當時實在無法可想，只得住進去。我把他們送到旅館之後，答應第二天再去看他們。

「第二天我就踐約去看他們。他們的房間，又大又漂亮，但他們畏縮地躲在一個角落里，好像老鼠一樣。看到我去，真好像從心里感謝出來似的歡迎着我。他們低聲說話，不敢叫門外人聽見。四周雜居着中外國人，但僕歐都是中國人，他們見到兩個日本人住在這裏，是會懷疑的。他們這樣不出門，不說話，躲在那間極漂亮的房間的角落里，住了十天。門外時時有人在偷聽窺視，他們知道假如一落在日本警察手里，他們的生命就完了。」

「鹿地當時的態度怎樣呢？」我插嘴問。

「他的態度好極，他曾幾次三番要我們設法，找工作給他們做。他們竭誠地願意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只要有益於中國，只要我們把他們當

作友人看待，他們願意担任任何艱難的工作，鹿地甚至於說他會打機關槍，他願意用機關槍來回答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人。但你知道，我們可無能為力，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他們這番好心苦意轉達出來。我們去找一位要人幫忙辦理這事情，而這事情非常急迫，回音却遲遲未來。我們也想去找郭沫若先生，我們知道他一定能幫忙，但那時湊巧他到南京去了。後來鹿地甚至願意用苦肉計。他在那種情況之下，仍然不斷地在寫反對日本軍閥的文章，那些稿紙在房間里到處亂塞，生怕給日本偵探來查到。他想拿了這些文章，自己坐汽車直接開到警察局門口，向警察表明，他是日本人，但他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他過去的工作是反帝，現在依然一貫是，而且更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他願意發表這些文章。只要不落在日本人手裏，他願任憑中國政府無論怎樣地處置他們。只因爲他把望着我們還有較穩妥的辦法，所以他才沒有實行。」

「你要知道，日本人是偏狹的，他若是用了機關槍掃射了他們的同國人，不論

將來日本是勝是敗，他是回不得日本去了。」

「他確是不想再回日本去，在日本等候他的，只是牢獄與死亡。」

「那就容易辦了，你們沒有把這事情辦好，真是……」我略略帶着一種呵責的口氣說：「這不僅爲了朋友，他們處在敵我兩國的夾攻之中，真是比坐牢獄，比死還難受，也爲了有利於我們的抗戰。他們在日本有相當的地位，他們這種舉動，無疑地將影響到前進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們。而且他們又有充分能力幫忙我們工作，他們可以用日本話播音，喚起日本民衆的覺醒，他們可以用日本文寫傳單，引起日本士兵的反擊，他們可以給救亡日報寫文章，這文章的力量勝於我們的千百篇。日本前進作家反對日本軍閥進攻中國，這不是一個最好的國際宣傳麼？」

「他們甚至願意以自己的血肉來保護中國，爲中華民族解放戰爭而戰鬥，假使中國有如西班牙的國際縱隊，他們便可上火綫去了。」

「以後怎麼樣呢？」我急於要知道他們以後的生活情形。

「住了十天之後，他們的錢也完了，而且十天不出門，住着這樣悶氣的房間，既不見他們出去吃飯（他們只在房里嚼麵包），又沒有一個人來客往，誰也見了要起疑的。鹿地等着我們沒有辦法，他就拚着命自己出去設法。」

「此後怎樣？」

「以後是沒有消息了。」

「那真不知是生是死哩。這事情辦得不好，我們對不住這兩位朋友。」

「所以我一想起這件事就心痛，我們真的對不住他們。」

我們相對木然，我看到他爲此非常難過，我也不願意再提了。

當天晚上，我就離開武漢，預備經湘赴浙，回到前綫去。在長沙湊巧遇到茅盾先生從廣州來湘，我又問起他們，茅盾先生便告訴我，他知道他們的消息，他們已出險，現在南方，仍然在等待我們的好音，他們在任何艱苦的情形之下，不變初志，只要一息尚存，始終反對帝國主義。

我們不是正應該張開兩臂，以最熱情最至誠的心情，歡迎投入到我們同一陣綫里來的戰友麼？

在征途中，草此短文，希望這微弱的呼聲，傳達到黨政軍的賢明的官長以及社會上和文化界有力的人士，給他們切實的幫助。

以筆從軍者晤談記

十二月一日下午。我從乍浦前線隨軍到杭州，在江邊小住，正坐在茅屋外陽光中寫「在東戰場」的戰地通訊，勤務周志帶上杭州僅存的二份報來。看到小張的東南日報上刊載着「中央社戰地特派員曹仁聚」的文章，這位「曹仁聚」諒必就是「曹聚仁」罷，文中有今日重到杭州之語，我好像找到老朋友似的，立刻擱下筆去找他了。

我是在十月十五日因父喪離滬回故鄉海鹽去的，原擬稍住即返滬，但後因吾軍退出開北，交通阻梗，便留在故鄉。於敵艦向海鹽砲轟，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之後，正當黨政人員亟謀後退之道的時候，我索性就地從軍，隨軍赴乍浦前綫，改當隨軍記者了。

自此，我就生活在敵軍的飛機大砲的轟炸中，生活在陌生而同具抗敵決心的武裝同志中，和十年來從事的文化事業，十年來所來往的同是耕耘於文藝園地的友人，十年來生活於其中的文化圈子，是隔絕而告別了。

前在乍浦，日間在飛機大砲轟炸之下大半在防空壕中過去，深夜從司令部採訪戰訊踏月回來，我往往從極南的街道跑到極北的住處，除了武裝同志外碰不到一個人，難得碰見一二隻被棄的家犬，只是沿着屋腳躡足而過。一個人沉浸在這種悲涼淒慘的氛圍中，真比在敵軍的飛機大砲的猛烈的轟炸下更加難受。

後來隨軍移動，夜半過故鄉時已是一座空城了。我從寺西跑回東門近海的家裏

，看到新橋到惠大橋一帶，被炸毀的房屋不少，街上除一二落伍的兵士在默默而行之外，只遇到一羣男女老小的難民，從乍浦想到海鹽來避難，殊不知海鹽只以一座空城來迎接他們了。

家裏的人在前敵天因離海太近，砲彈在屋頂上直飛，避到離海鹽三九里路的鄉間親戚人家去了，只留着一個男僕守家，我想他也許被炸彈嚇跑了，但敲了幾下門，立刻聽見裏面有人應聲啟門。就踏進了這沒有親人居住的屋子，後廳新逝的父親的靈堂的孤燈，還幽幽地發着微光，但我像一個戰士一樣，沒有一點感傷氣氛，看看屋子的玻璃窗大半被震破了，略略安慰一下那忠實的僕人，又出門上征途了。

次日我離開了隊伍，趕回戰線外的鄉間，把家族接到海寧渡江，在深夜大雨中，我站在江頭和親人遙岸作別，而我則獨自留在海寧隨軍而行，自後便和親人各自東西，我的家族現已不知飄落到何處。

但這一切只是愈益增加我們抗敵的情緒與力量。家破或甚至人亡，在這全面的

民族解放的抗戰中，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未來的新中國便將在無數的赤血與白骨，有名與無名的犧牲之上建設起來。

從最緊張的前綫下來，在杭州小住了幾天，精神漸漸鬆弛，文化人的弱點有時不免又要抬起頭來。深夜偶醒，被失散的親人，陷於絕境的上海友人，十數年來收集的外國文藝書籍，最近數年間致全力辦的雜誌等等，都會逐一浮上腦際。白天生活在一個與過去隔絕的新世界，我不能向一個人吐露情懷，到晚上這一切自然被壓碎而織成了夢境。

在這種情緒之中，遇到一個以前同在上海幹文化工作的熟人，這情形普通是很難設想的。因此我一在報上發見了「曹仁聚」的名字，立刻放下筆，打電話去問報館是否知道他的住處，但那座漂亮的報館早已變成一座空城，沒有人接話。我於是隨着一位營長送我的鐵杖，渡江去湖濱探訪。

渡過了江，在嘿套的隱幽的燈光下，踏着空寂的街道，走近湖濱。茫茫大城，

不知何處去找他。但事有湊巧，我走過第一家旅館，問了第一聲便找到了。只是他已出外，我便也在那家旅館住下來。

不到數分鐘，半身戎裝的聚仁，走進我房裏來了。

「啊，我想不到在這裏會見你，今天看到你的文章，才知道你在這裏，特地從江邊過來的。我已一個多月沒有碰見熟人了，現在生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新環境中。你也想不到我在這裏吧。」我們握着手，我驚喜的搶着說。

「我也看到你的文章，只是不知道你也在此地，而且居然能會見。」他也流露着異地逢熟人的感情。

自上海我軍撤退之後，上海文化界與新聞界情況，我一點也不知道，估量着文化界與新聞界大概集中到武漢長沙這些地方去了吧，但我已失去連繫，因此我只隨軍所至，到處給地方報寫文。

我們坐下來，我倒了兩杯開水，便傾談着敵軍佔領上海附近以後上海文化界的

情況，上海熟人的行止，以及各人經歷的戰地生活，戰線情況等等。

「你看這次戰爭的結果如何？」他忽而用試探的口吻問。

「我們出入火綫，見到的也許比後方的人確切一點。只是我們看不到報紙，未能知道通盤的局面。但我確信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現在軍事方面雖受挫折，這只是因為國軍陷於孤獨作戰的苦境，沒有發動民衆協助作戰之故。前綫將士作戰的奮勇壯烈，我們都親眼看到，我不知多少次被這種可貴的犧牲精神激動得滴下淚來。東戰場此時雖似失利，但敵人愈推進，困難愈多，比如杭州，我們也許要一時放棄，不過一有機會，定即可反攻克復；總之，只要我們步步為營，主力軍與游擊隊互相配合作戰，更發動了民衆，給軍隊以直接間接的幫助，抗戰到底，敵人將陷於欲罷不能之勢，總有一天要總崩潰的。」我由衷的說。

「我也這樣想，最後的勝利必是我們的。敵軍在華北及上海作戰的隊伍，共八十八萬，在上海方面計十六萬左右，經了幾個月的打擊，損失總在半數以上，敵軍

已無法補充，今後以這些久戰疲憊的殘兵，在脫離軍艦協助的陸戰，其困難的程度可以想像。所以時間愈是拖長，戰區愈是擴大，我相信，我們的勝利愈有把握。」他表着同意，愈益發揮了最後勝利的確信。

說到這裏，他便回屋去把地圖拿來，作種種的說明。同時他又帶一碟小香糕來，我們邊吃邊談。

「杭州的店都關了門，我跑遍馬路，只在一家買到這點零食。」他說。

「我在戰區裏，常常一個人在黑夜里走，沒有遇到一個人，甚至沒有遇到一隻牲畜，這種淒涼的嘗味，使人夠受。你在戰區可曾碰到熟人？」我於敘述各戰區的情形之後感慨的說。

「在閩北時曾經碰到過田漢，以後就沒有遇見熟人了。」

「你知道錢亦石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在那裏麼？據說敵軍攻進金山衛之後，他們曾到奉賢工作，我們隊伍裏有人見到他們在平湖服務，在傾盆大雨之下，熱烈地工

作，頗引起軍隊中人的好意。」

「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我們文化界太沒有組織，你看不於教會也吧，和尚也吧，甚至行幫也吧，只要是集團中人，你到處都可以落脚，但文化界的人，都是個人行動，而經了這突變，更是四分八散了。」

「我們希望今後彼此取得連絡。我前次離開上海，原是暫時的，沒有與各報接洽，失了連絡，現在有的停閉，有的遷至漢口，情形更不瞭然。必要時，我想到漢口長沙去一回，再回前方來。這樣我們可以將前線的可歌可泣的悲壯而熱烈的故事，寫給後方的報紙，使後方的同胞閱之，宛如親見千萬的愛國健兒活躍於疆場。而且我們的宣傳不僅限於國內。我曾給爲「譯文」，出過一期西班牙專號，選取各國參與西班牙戰爭的人士所作的「報告」，給國人明瞭西班牙戰爭的真像，博得了國人對西班牙人民軍的無限同情。各國有正義感的人必然同情我們的，只要我們把在流血中產生的新中國的這幅畫描摹出來，放在他們面前。從事文學工作的，要負着

這個重任。」

「我很同意你的話。以後我們可利用軍用無線電，互相連絡，這對於我們的工作與精神上，都有益處。我回去從電報把聲波告你。」聚仁說。

我把密碼擬好之後，他大概已預備寫稿，便告辭回房去了。

次晨，我們同去早餐。我提出幾個戰地新聞記者必須知道的問題。他曾在閘北火線上留居幾月，我則還在開始學習。

一、在前綫工作時之必需品及應注意之點：

他的回答是：「醫藥品，手槍，水壺，照相機，望遠鏡，鋼帽，草鞋等。手槍是必備的，有人在前綫工作，漢奸放信號，敵軍的大砲轟炸來，便沒命。而且有了手槍自衛，胆也壯了。」

二、轉赴其他陣綫視察時應備之手續：

「通行証，符號。」

餐後，我們各有其他任務，各有行動，約着下午在江邊再見。

我於下午三時到江邊車站，他已先在。我們好像有談不完的話，有一個兵士坐在我們旁邊，聽我們談得津津有味，知道我們是在戰地當新聞記者的，便怯生生的插嘴道：

「我原先以為新聞記者，坐在高樓大廈，一定是非常舒服，看到先生背着行軍裝，帶着這點簡單行李，和我們士兵過着同樣生活，心裏非常敬佩，請教兩位先生大名。」

「這算不得什麼，你們才辛苦哩，」聚仁說着，同時把我們的姓名告訴了他。

「我們當士兵是應該的，因為我們這隊損傷較重，從前方開下來，今天要開至後方休養補充，我是不願意的，但是命令不得不服從，我們要在前方作戰。」說着他脫下帽子，從帽頂下取出一張紙，用鉛筆寫着一首「從軍樂」的詩，兩手捧着說。

「這是昨天寫的，請兩位先生指教。」

我們同看着，聚仁指着其中一句，掉頭對我說。

「這句不壞，含着情感。」

全詩我已記不得了，這一句我卻牢牢地記在心裏，可代表一般忠勇的兵士在前綫作戰時的情緒。

「戰士歸當血染衣。」

他因為沒有受傷要調他到後方去，他在心裏叫屈哩。

「你是那一師的？」聚仁對作詩的士兵，不禁也動情的問。

「×××師，他們全師都是湖南邵陽一縣裏的人，等於子弟兵，這次作戰是極勇猛的。我是浙西人，是請求教練而收入的，我們都是受過教育，原是當小學教師的。」

「是你們那一師。」他又掉頭對我說。

我微笑着，好像是我的光榮似的，因為我就是×××師作客的。

「現在到後方去休息吧，這是長期抗戰，總有在疆場效命的時候。」我安慰他說，心想見到桂山將軍時，我必得把這故事告訴他，有了這樣的士兵，不僅是他的光榮，連作客的也佔了光哩。

我們又坐着談了好久，車子儘不來，後來到了幾節車，是無蓬的貨車，上面已滿載了東西，聚仁就擠了上去：坐在鐵條上。

「先生，停一下，還有車，或許好一點，再等一下吧。」那個作詩的士兵說。他看到這位大學教授坐在鐵條上，心裏像很難受。

「不，反正差不多。」他坦然說。

但坐在這鐵條上，又等了一二個鐘頭。有賣年糕油豆腐的，他也吃了一碗權作晚餐。

「我們生活雖苦，但精神上比他們困居在上海的，不知好多多倍了。」他自慰的說。

「在全面抗戰之下，我經過了若干戰區，民衆無論吃什麼苦，都是甘願的了。」我說。

天色漸漸晚了，錢塘江的晚風，一陣陣吹來，寒不可當。我裏面穿着一個士兵的棉背心，外面披着一件晴雨兩用的夾大衣，但還有些抖索。

你先走吧，車子還不知什麼時候開呢。」聚仁幾次催促着。

「那末將來我們在戰場上再見吧！再會了！」

在夜色茫茫中，我獨自拖着鐵杖寂寂的走了，「在戰區裏，以後不知何時再碰見第二個熟人。」我心裏不禁這樣想。

一見的紀念

是去年九月中吧，我們還在上海，有一個下午，茅盾，巴金，靳以和我由幾位

在傷兵醫院里服務的朋友領着，去法租界的一個重傷醫院慰勞負傷武裝同志。這醫院設在一個女子中學里，辦理得很好，我們看看學校里的職員表，才知道這學校的校長是七君子的一家長——沈鈞儒先生。慰勞過後，從醫院里出來，正從一扇邊門里轉到大門的路上，看見一個三四十歲的微胖的中年人，低着頭從大門里匆匆地跑進來。

「錢先生，」茅盾先生首先招呼着，接着又給我們介紹，「這位是錢亦石先生。」這是我最初一次見到錢先生，但不幸也是最後的一次。

過後不久，我們便聽到錢先生組織了戰地服務團，離滬赴嘉興去了。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工作者，想到前線去服務的很多，但多苦於沒機會，我一聽到這消息，錢先生的一見的印象無形的漸漸擴大起來，在朋友談話間，也就常常提到他。

十月十五日以後，我也離開上海，從故鄉海鹽轉赴乍浦前線去了。嘉興離我的故鄉甚近，又因自己也在軍中服務，每有從嘉興來的熟人或部隊，我便常常探問錢

先生和他的戰地服務團的消息。我曾經聽人說，他們會到過奉賢工作，我們隊伍中人且曾在平湖見到過他們。天下着大雨，敵機依然猛烈地轟炸着，服務團的團員，頭上戴着笠帽，笠帽上紮着小樹枝，作爲偽裝，以避敵機轟炸的目標，渾身淋着水，在大雨中奔跑，給軍隊服務，或指示迷失路途的兵士以路徑，或救護受傷的同志。這些勇敢的團員大半都是上海知名的小說家，翻譯家，畫家，詩人，歌詠家，那時却在錢亦石先生領導之下，直接參與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自從東戰場的情勢一變，我更關念他們，從杭州起一路打聽錢先生和他的戰地服務團的消息，到漢口才知道戰地服務團已安然到達江西，而錢先生却因病返滬就醫，不幸今天又看到先生逝世的耗音。

二三天內，就又得上二千里外的前線去了，一個文化人在前綫服務，不知不覺地會常常想念到同是在前綫服務的文化人，常常打聽他們的消息，如今錢先生雖是死了，我只能珍寶地永遠留着這一見的印象，以紀念我們文化界的戰士。

第 四 輯

空軍的處女戰

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第一次顯示了英勇的姿態：上海三百萬民衆懷着同樣的又驚又喜的心情，仰着頭，親眼看見了她的英勇的戰鬥的姿態，這驚喜將立即隨着捷報擴大到全中國，慰撫着四萬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那天一朝，我從砲聲中驚醒過來，聽着轟然的大砲聲，同時看着表，差不多是每隔一二分鐘一砲。這使我興奮起來，外面下着狂風大雨。我起身後，再也耽不住，披上雨衣上街去。這砲聲早已驚醒了上海每一個民衆，但我好像要把這消息特別

帶去通知朋友似的。我在雨中跑，街上的人東一堆西一堆在店門口看報。人們都露着興奮的臉，前幾天的疑慮的神色，早給砲聲轟走了。

人們都順着他的手指，仰着頭凝視着東方一大塊的沉重的雲。突然在灰白色的雲塊的間隙中發現了一架飛機在向南飛，接着是一大隊分散的向各處飛去，軋軋的聲音也聽見了。

跑了幾個地方，見了熟人，彼此都慰問似的說着：「打了啊！」九點多鐘到四馬路，看到報上說：「今日日本將出動飛機助戰」，「我方已有準備」。人們都憂慮着，因為憑着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日本飛機來，我們只能聽其轟炸屠殺。

這時砲聲仍然連續不斷的響着。雨確停點了，風也小了，但天空中停滯着沉重的雲塊。我和幾個朋友登上了一座四層樓的屋頂，遙望嚮着砲聲的東北方，突然東邊起了一聲巨響，隨着騰起了一陣黑煙，接着是連發的尖銳的砲聲。

「飛機！飛機！」前面屋頂上有人喊起來，手指着東方。
「這是中國飛機，那邊是黃浦江，炸東洋兵艦！」一個人喊着，他的喊聲中含着笑聲。

四周屋頂上的人，都隨着笑起來，喊着，拍手着。這喜悅是異常的。

「中國飛機第一次出動打東洋兵！」

「中國空軍萬歲！」馬路上的羣衆都狂呼起來。

每一個人都好像要飛躍起來似的高興着。

「中國飛機轟炸東洋兵艦啊！」又有人在馬路上喊起來。

於是我們從屋頂上下來趕到外灘去。外灘擁滿了人，大部分是從蘇州河北面在日本兵槍尖下逃過來的貧苦的民衆，他們背着包袱，肩着箱子，有的已坐在馬路邊或草地上，有的仍然在朝北跑，我們一路走，一路看見人們在敘述着他們從各處逃出來的情形。一個巡捕的周圍圍着許多人，他指手劃腳的說：

「先看見一只飛機，後來又看見幾只，飛得不高繞着外白渡橋的那邊飛，我當是日本飛機，想不到的啦，一二八的時候，日本飛機不是時常飛來示威。突然日本兵艦上開砲了，一只飛機斜飛到浦東那面，一下由東邊朝日本兵艦劈下來，擲了二顆炸彈，震天的響，日本兵艦拚命放砲，但已飛去了，可惜，差一點。不然那兵艦就燬了。」他說着又指指那停在日本領事館旁邊的出雲艦。

「你看了快樂麼？這兵艦是指揮日本兵艦打仗的，裏面坐着他們的司令官。」
「當然快樂啦！我也是中國人啊！」他裂開了嘴笑起來。

中國空軍的第一次出動，驚震了敵人的胆，慰撫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西站行

從上海抗戰以來，我還沒有去過火車站。昨天下午爲了送一位朋友遠行，我和另一位朋友先去西站爲他買票，後又送到車站，先後去了二次。

在沒有到西站之前，在我頭腦中是有一幅難民乘車圖的。在「一二八」時，我曾經營過一次乘車回鄉的味道。我從南站徼幸地擠上了車，又徼幸地在窗口占了一個角坐位，但後來從那窗口却繼續不斷地爬進不少人來，直到把窗口填足塞滿；而每一個窗口也同樣是用肉彈來加以封鎖的。我這先到的人，這樣便被處在重重壓迫之下了。車到該下去的一站，動不來，擠不出，無法下去。後來不知經了多少準備，又化了多少力氣，從被封鎖的窗口在黑暗中不顧命地朝小石堆砌的鐵軌跳下去時，車已過了該下車的車站好幾站了。

上月二十幾號，謠傳乍浦已起激戰，我的家鄉離這浙江海口最重要的要塞不遠，將由後方變爲前綫了。我一聽到這消息，興奮起來，立刻提了一個小包裹，乘車趨西站，準備趕到後方的前綫去。一路上我又想起上次乘車回鄉的情景，但到半路

因知道路軌被敵機炸斷，那班火車暫停，我沒有到西站就折回。等三天知道乍浦並無戰事，我就依然留在這聽得見砲聲的上海。這幾年來，我經過幾度刺激，身體陷於極度的衰弱，但自從聽到這神聖的砲聲之後，我將個人的生死，家庭的存亡等等，一切置之度外，那砲聲倒似乎成了我起死回生似的神藥了。我在街上奔跑，聽到大砲不斷的轟聲，私自感到「藥到病除一身輕」的快味。我抖擻了精神，身體便像漸漸好起來。我便常常獨自伸伸臂膀，試試我那瘦小的臂膀有多少力氣，心想憑這一點點久失而重復新生的力氣，即使不能成爲士兵的一個，該有機會隨時隨地獻出這微小的生命來吧。

昨天的送朋友，同時也因爲有過上次乘車回鄉的老經驗，想先乘便到西站去看情形，因爲我始終準備一聽見乍浦的砲聲，立刻趕回我那後方的前綫去。

但出於我意料之外的，西站秩序的良好，簡直勝於平時北站三四等車賣票處前面的亂糟糟的情形。一走進那條車站路，就見兩傍散散落落坐着許多難民，站外只

有三四個路警在維持站前車輛來往的秩序。但到底不是平時了，時候還很早，是下午一時多，車要五時纔開，站前的陽台上就有無數人排成單行站着等候賣票，隊伍從陽台上面鐵門口一直排到底下，祇有一二個路警照顧着，彼此各不相爭，勝似高等影戲院的看客，他們在烈日之下，很安靜的站着。我的朋友也依次地排入隊伍中了，我側身站在隊伍之外，有一二個鄉下老伯伯，問我：「先生，到南京去多少錢？」我立刻跑去看看旁邊掛着的價目板，回來答道：「剛好五塊錢。」滬杭車二時開，這時還有人陸續上去買票，從容上車，雖則飛機時在車站上空飛過。待滬杭車開出後，就賣滬甯車票。前面的先進鐵門買到了票，從陽台的另一面下去，但因車票依坐位加以限制，所以人多票少，賣不多久，陽台就立起一塊牌子，「三等車客滿」，後面的慌了，便一湧而上，秩序就此亂了，許多人都擠到鐵門口，鐵門也就關起來，有的人就哀求着：「先生，求求你，買一張給我罷。」管鐵門的職員很知禮地把女的先放進去。但這些女的並非摩登少女，乃是粗衣大褲的自食其力的粗野

的女工。不多久又有一塊牌子：「頭二等車客滿」。我有些焦灼了，恐怕我的朋友買不到票。但過了不久終見他拿了一張車票渾身是汗的跑下來，嚷着：「好擠啊，生平第一次，只剩最後三張票了，我買到了一張。」

滬杭甯車現在是去內地的惟一要道。平時郵政鐵路的職員，大半好像衙門裏的老爺，但我昨天看到西站的鐵路職員，有幾個常噙着嘴給旅客不厭煩地解釋着什麼，好像在照顧着自家的親戚似的。敵機在上空飛翔，底下被威嚇着的中國人民都融成一團了。

我相信不久終會聽到故鄉前線的砲聲的，不知我那時還能從這西站搭車走麼？

